拉夫

(濟公)

蘇軍出發、沿途拉夫、因此這「拉夫」兩個字、非但[illegible]、而且報紙上也逐日的紀載起來、再過幾天、恐怕連歐美各國也快要知道了、嗚呼哀哉、「拉夫」哉、

有人說道、拉夫這件事、應當屬於陽性的、不應當屬於陰性的、要是有一個女人硬把一個男子拉去做配偶、那還可以算是拉夫、[illegible]鷄、小東門的煙妓、大大儘是來啥的拉客人、那倒算是拉夫的一種、至於現在出發的蘇軍、明明都是彪形大漢、難道說怕他們家裏的姊妹女兒沒人家要、所以都拉着她們拉幾個丈夫嗎、

有人替他們聲明道、這拉夫兩個字、是把人家丈夫拉來的意思、並不是拉人家去做丈夫呀、你們想揀便宜貨嗎、哈哈、不要想偏了節、

還有一位不明白的問道、既然說是「拉夫」、就應當拉人家的夫、不應當拉人家的妻、爲什麼要在蘇軍所過的地方、連婦女也要拉去、這種「拉夫」、豈不是在那裏拉妻了嗎、

替他們聲明的又說道、把婦女拉了來、老實不客氣、自己就可以現現成成的做丈夫了、一拉之後、居然成了個丈夫、這不是也可以叫做「拉夫」嗎、

咳、閒話少說、小百姓受大軍閥拉夫的恩德、總算也受得很多了、別的不希望、只希望將來把拉夫的這位大軍閥的夫人小姐姨太太、將來個個都能拉夫、那末我們小百姓被他們拉上一回、總算也氣得過了、

京師法大生之妙解

(梅花館主自京寄)

北京法大學校、前天招收新生、發現字和「以」字聯貫起來、改做刑法條了許多誤解題目的趣聞、這一次國文上之「以……論」的論調解釋、而文試題有三個、一個是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」、一個是「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義」、還有一個是「閱青苗法之利弊」、某生平日讀書無多、對於經書、不要說讀、連聽亦沒有聽見過、所以他對於第一題的解釋、更是妙不可醬油、原來他將「天行健君子」讀斷爲一句、「以自強不息論」爲另一句、又將「[illegible]活現、自鳴得意、[illegible]

且他的大作中、有句問「自強不息」是一種什麼罪名、沒有一個做第二題、他因爲不曉得「義」是文體名、竟把「勇」字和「義」字聯合攏來、作爲「勇義」解釋、並找着七俠五義中的人物和事蹟來做引證、以表明「有勇者必有義」的意思、他做完卷子、跑出門來、還大搖大擺的踱方步、神氣活現、自鳴得意、有人問他的國文[illegible]

[illegible]、他居然說文字雖不甚通、立論深遠啊、『青苗』二字的意義、大凡看過歷史的人、大概雖都曉得、不料有一卷的見解、又是和衆不同、他說『他在中學堂裏、沒有教過如何可以使得不苗變爲青色的方法、那末現在那裏能夠答復青苗的利弊呢、況且這是農業師學專科的學識、法大學校、大可不必研究[illegible]、這位大學生的見解[illegible]啊、[illegible]可笑的[illegible]還有[illegible]等小子旋兒稍[illegible]再來報告[illegible]

拉夫記

(芳仲)

江浙戰雲瀰漫、調兵遣將、佈置防務、兵士拉人工作、不管匪類綁票也、余友孫君、家在蘇城、此次回蘇、擬乘車至蘇、進閶門、見商店均已停市、街巷蕭條、人力車輛亦不見其一、孫君只得步行、忽有軍士十餘人、自後來、押有苦力及商店中人七八、四近、忽喝令慢行、並將長衣脫去、時孫君手持網籃、傳令者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逐一盤詰、令各人至營工作、及孫君、詰自何來往何處、孫君答以自申來、至本地[illegible]行、投以片、舍長似有難色、乍晌、始曰、你去罷、此時孫君大喜過望、出營門、兩[illegible]兵士驅之行、有一以槍柄擊其臂、只得忍氣吞聲、負痛而歸、行至中途、見人力車、告以地址、索價二元、後以二元五角始成行、若平時則不過二角之譜也、蘇垣如此野蠻舉動、不知長官亦有所聞乎、抑即六訓中之一訓乎、

快活聚餐會七月份、[illegible]徐卓呆嚴芙孫值社、昨接徐君來函、謂因芙孫牙痛、以致延遲、該函措辭[illegible]稽、[illegible]下期披露、以饗讀者一[illegible]也、

小說家[illegible]種 七

(二) (濟公)

▲周瘦鵑之髮

周瘦鵑因爲運用腦筋的時間太多、所以他腦袋上的頭髮、脫落得稀稀朗朗的沒有幾莖了、幸虧塗了席時泰髮生給他的一種生髮水、現在也已牛山濯濯、不致於興此[illegible]秋光悠悠之歎了、有一天、在酒席上大家談起他的頭髮、梅[illegible]道、每逢交秋、吾的頭髮就有脫落之虞、濟公在旁說道、那末竟可以說、『瘦鵑一髮落、天下共知秋』哩、丁悚打趣道、倘然瘦鵑的毛落、便怎樣、濟公道、那也可以說『瘦鵑一毛落、天下共知春』、我道、這倒未必、恐怕祇有他夫人知道罷、說得衆人都大笑起來、

百怪人傳

(偶錄)

▲某知事

浙江某知事、蒞任未久、忽患寒疾、其太夫人素佞鬼神、以爲其子之病、係屬失魂、於是飭令衙役十餘名、[illegible]高張某某縣正堂提燈、繞城大呼和尚某某歸來、和尚者、某知事之乳名也、[illegible]闔邑人民聞其事者、無不咤爲怪現象云、

宮中雜談

(晨河客主)

法租界之口口宮、合旅館舞場爲一者也、予嘗於某小報之記載、昨亦入宮一遊、茲略述所見、以餉讀者、

舞場東西、分華人座西人座爲二、予初不知、就西人座而坐焉、僕歐曰、此西人座、請先生就東座、予以爲中西人分座、亦理之當、遂移東座、少焉、有西人就坐於予座之次、初不聞僕歐以對國人之口吻對西人、此猶外國公園狗及華人不准入內之具體而微者歟、

屋頂花園、報載已開放、而名不副實、『有屋頂廣場、而無花園』、只有座椅數只、遊人亦以消魂地在舞場、故涖止者絕無僅有、

旅舍僅十數號、而樓下樂聲時作、似非旅人安寓之所、或曰此乃火腿店之分莊也、君不見粉白黛綠輩之出入於其間乎、主人生財之道、在此不在彼也、

集錦小說 明星劫

(二) 大可

當時園中執事人等、趕緊將電燈開亮、站在園門口的警察和便衣偵探、也跑進來捉拿凶徒、說時遲、那時快、東廂樓裏、有一個肥而且白的觀客、抓了一頂軟邊草帽、立起身來、要想出去、衆人見了、連忙喊道、這不是凶徒嗎、那班警察和便衣偵探聽了、一窩蜂的趕上樓來、只見那人出了包廂、轉一個灣、向着廁所走了進去、衆人也跟着進去、說也奇怪、那人進了廁所、好像上海各舞台的機關佈景一般、一跑進去、就不見了、衆人考察那間廁所的構造、四面都用白磁石砌成、很是堅固、除了一扇小門以外、還有一排格子窗、可是那格子眼兒、只得三四寸大小、不要說那個肥人擠不出去、就是骨瘦如柴的人、也休要想派司得過、況且那窗子外邊、緊靠着馬路、足足有二丈多高、那個肥人就是擠得出、也決然跳不下、衆人看了這種情形、不免大大吃異起來、內中有一個私家偵探、名字叫做李亦飛的、向來辦案很是精明、他向四周看了一看、對着衆人道、這個凶徒怎樣出去、我已十得其八九、但我沒有破案以前、恕我暫時不能宣布、不過我們注意於凶徒、而不注意於黑暗中高喊的人、似乎辦事有些疏忽、我想此事或與宋素娟失蹤案有關了、鄙人的意見、擬請諸位會同園主、報告警署、鄙人到去追趕凶徒、如有消息、再來報告、說着就急急忙忙的走了出去、這裏衆人、會同園主人、竭力維持園中秩序、好在凶徒雖然放鎗、並沒有傷什麼人、大家不過吃個虛驚罷了、不多幾時、李亦飛的電話來了、大家過去接來一聽、只聽見李亦飛說道、那個肥而且白的凶徒、我已偵探明白、此人品行、素來安分、決非爲非作歹的人、(以下請行素續)

特別廣告

唐拾義久咳丸爲治癆聖藥

咳[illegible]起[illegible]癆 治癆之法 首先制咳 患咳諸君 不可不試

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石路口父子大藥房

朱其石篆刻

石章每字半金 牙章每字一金 晶章每字二金 餘件[illegible] 附郵票一分[illegible] 收件處上海各大箋扇莊及本報館

徵求本報

[illegible]有以七十期本報[illegible]以說部一冊[illegible]甲子花[illegible]件寄本埠愛多亞路中華電影公司朱先生收

啓事

本埠校對人住居西門、近日因華界戒嚴、校對人急欲返家、以致上期本報錯字太多、同人深抱歉忱、本報現已掉換新印刷所、將來於排印上、當刻意改良、以副讀者厚望焉

誌謝 世界書局惠贈『紅玫瑰』第三四期各一冊特此謝謝

黃包車夫銷魂記

(佛話)

翌日、黃包車夫偶體不適、[illegible]、黃包車夫有母老矣、賴子以食、數日後、金盡糧絕、車夫之體日見[illegible]、母子相向泣、二人自問均無生理、哭聲益凄咽、忽有偉丈夫、排草棚之闥而入、詢悉顛末、志甚、問車夫能勉強至遇艷之校門否、車夫應曰能、且識偉丈夫即警察廳長也、廳長囑車夫匍匐乞食于校門之側、如遇彼姝出、即攪其裾、吾將有以助子、車夫唯唯、俟之三日、果見該女生自校出、[illegible]過其前、車夫疾起執之、女生驟且怒、車夫號曰、吾因若而病廢、吾有母老矣、恃吾得食、吾病、母將枵腹死、奈何、(未完)

答孫寄根

黃包車夫銷魂記、係得之友人周君口述、鄙人以其事跡甚奇、故筆之、上期署名爲手民誤植[illegible]公、且遺漏未完字樣、以致閣下懷疑、若僅就前期一節論、則閣下特世間無如此輕賤女子、而黃包車夫亦斷無如此便宜事可得、請閣下一讀下期、當能恍然于此女學生之所以有此舉動而不爲怪矣、

活佛拜手

答曼翁

(曼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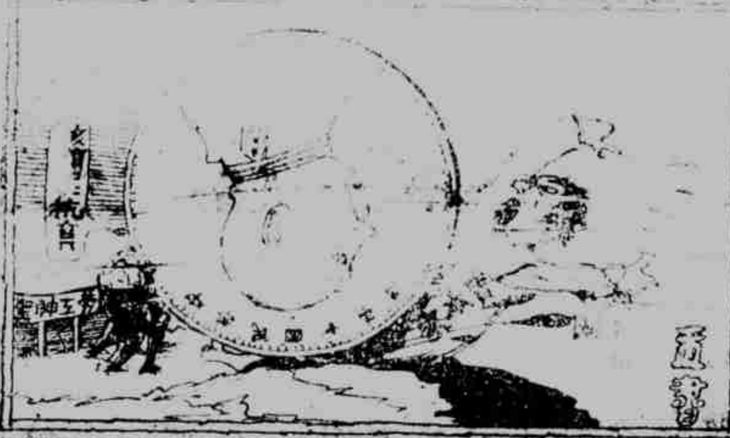
本報一百零一期曼翁之胡盧語、謂曼翁當爲兄、曼公當爲弟、並謂『公字之八、像兩目、厶則鼻也、羽、毛也、鼻下之毛、非鬚而何、曼公鼻下無鬚、必弟無疑』、此種解說、固屬新奇、其實曼翁欲爲曼公之兄、老實亦[illegible]氣兒之也、曼公爲人、[illegible]不計較、如必欲以有鬚爲證、曼翁不免侮人自侮矣、曼翁所謂『羽、毛也』、固是不錯、然『羽』爲何物之毛、曼翁亦嘗研究之否、說文云、『羽、鳥長毛也』、試問兩目之下、一鼻之間、出了鳥毛、曼翁之尊容如此、無怪其倚老賣老、老氣橫秋矣、

記者按、二曼爲誰、恕不宣布、推據記者所知、二曼年紀、皆在滿歲以上、六十年以下、而[illegible]公、當仁不讓、老者、誠天下之大老也、

說貫大元

(假濟自北京寄)

貫大元幼時略有微名、倒嗓後遂見棄於人、[illegible]時了了、大未必佳也、大元身材肥笨、[illegible]、在京有貫大砲之稱、嗓音沙而且膩、聆之殊不爽快、作派太板、武功亦之根底、腔調雜而不純、以譚派自名、實相去太遠矣、聞打泡戲中有定軍山一劇、[illegible]客歲大元與小桂芬同臺時、某夕在開明排演此劇、荒唐過甚、定計一場、念道封書信來得剛剛的湊巧、[illegible]段、中間將詞句忘去、致包廂中通聲大作、草草終場、無趣之至、此次到滬、果能以譚派一字得滬人士之歡迎乎、不禁有以望之、



人海夢序

(禹鐘)

昔人記邯鄲之夢、黃粱一枕間、而夢中之功名亦手、富貴逼人、得失變幻、儼若一世、余思之而重思之、未嘗不慨然嘆人世之何在而非夢也、夫以恒理言之、固莫不以夢爲夢、以醒爲醒、夜闌夢覺、回憶夢中之事、瞿然以爲夢、惕然以爲醒、庸詎知夢亦夢、醒亦夢也、人生大夢、達士所言、人之生、醉生也、人之死、夢死也、茫茫千古、芸芸衆生、蓋未有能逃於夢外者、當其生也、人人自以爲非夢、若者名、若者利、若者富貴、若者榮辱、辨析毫釐、不容或假、汨乎鐘漏一盡、萬事烏有、乃若夢醒之皆空、夢之時、或歡或泣、或悲或喜、其類不一、而其爲夢則未有異也、嗟乎、世界大夢境耳、人羣之衆、浩浩如海、凡所營競於斯世者、若夢也、佛說夢幻泡影、豈不然哉、余友獨鶴近著社會說部、題其名曰人海夢、聚多數人之夢而筆之於書、撰其取義、蓋深有合於吾說焉、君主海上新聞報筆政者已十載、生平善爲小說家言、秉鐸揚聲、人人景附、文名之噪、亦既遍於遐邇矣、今梓所著、其將貴洛陽之紙、而稗乘之聲光、自在意計之中、乃不以余之不才而必欲得一言爲之序、余受命之下、惶懼失措、愧汗交下、[illegible]、且謬以余爲知音、則[illegible]不敢辭也、[illegible]叔世、[illegible]訛、羣習於[illegible]義、牛鬼蛇神、魑魅罔魎、咸燃犀[illegible]殫其狀、君子抱悲天憫人之念、具誅奸伐惡之心、冷眼常醒、對之固不能視若無睹、默爾而息、於是廣文字以寫哀、託廣初以見志、傳神阿堵、以示彰癉、[illegible]

答小問題

(蟄子)

K君在電車中讓座、女學生不肯[illegible]、斗一君出了個小問題、以電車中[illegible]覺讓不讓座爲問、湘影君說女學生嫌K君鄙薄她、所以不肯坐、在[illegible]以爲不然、大約K君在讓座時、[illegible]疑的態度、或是言語、使這女學生[illegible]着一種戒心、故不肯輕意就坐、[illegible]見得呢、因爲上海社會、流品不齊、拆白充塞、女學生對於[illegible]者、[illegible]是拆白、無從揣度、故以[illegible]不睬了之、以免發生枝節、是[illegible]、當存顧忌不敢坐、非如湘君所說、因意存鄙薄她不肯坐也、湘君不信、請再翻看斗一君的小問題、末段說K君後來見有洋人讓座者、女學生竟自坐了、可爲明證、外國人讓座、女學生肯坐、在女學生心理、意爲是洋人自然的習慣、沒有甚麼別種意思存在其間、故安心樂坐了、

總之電車裏讓座、在年老殘弱之人、不論中西、不問習慣不習慣、總要讓座爲是、若在中國少壯婦女、惟有老不客氣的坐着不讓、以免或者疑有別種意思、質諸斗一君、以爲何如、

王鈍根交了花運

(咲佬)

有人說、獨鶴年來走了紅運、一編紅雜誌、再編紅玫瑰、鶴頂通紅、惹人[illegible]羨、可算是上海小說界的佳話了、如今我說王鈍根先生交了花運、諸君切莫駭異、以爲王先生有甚麼艷遇、其實王先生的道德、何等高尚、那有這些事發生、我所說的王先生交花運、不是桃花運、却是他近來接二連三的編輯甚麼「社會之花」「甲子花」等書、獨鶴既因編紅書而說他走紅運、難道鈍根不能說是編花書而交花運嗎、無獨有偶、嚴王二先生

(濟公道、這二位先生斷不可稱他做伯伯) 大可呼[illegible]了、恭喜恭喜、

如是我聞

某淫伶來滬時、聞出洋二千元、由某山人包辦輿論、惟各報仍一致攻擊、某淫伶大呼上當不置、

鈍報因爲捕房干涉、已停版、

白合影戲公司新出之『採茶女』影片、情節背景均佳、現在卡而登影戲院開映、售座極盛、

(方)

社會小說 奈何天

(一百) (吳門程瞻廬)

第八回 機詐難防母也不諒 孽緣已盡魂兮何之

黃老大忙道、溫太太寬坐片刻、待我來勸你一番、金珠怒道、婆子、你要喚我溫太太、說時、早出了門、街車依舊候着、便跨上車、頭也不回、竟自去了、婆子把一天的歡喜、化作一[illegible]烟、溫大人殺人不殺人、不干我事、要是溫太太真個死了、我的[illegible]落了空麼、又不敢冒昧上門、去和溫太太相見、過了一天、婆子聽得街頭巷尾、紛紛談論、都說奇怪奇怪、好好的一位旗長太太、怎麼昨夜裏上吊死了、這叫做

有缺情天成怨耦 無邊恨[illegible]葬[illegible]魂

欲知後事、且聽下文、